



曾国藩 演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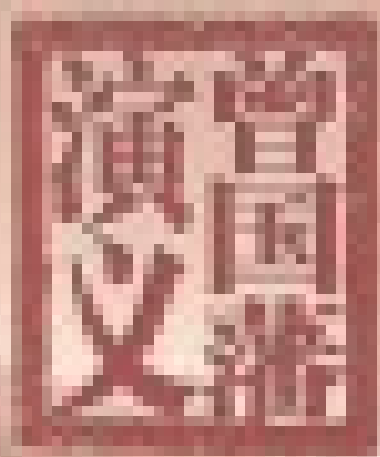
徐哲身 著

【第一卷】

曾国藩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原名子城，派名传豫，清湘乡县荷叶塘人。23岁取秀才，入县学；24岁入岳麓书院，中举人；道光十八年，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赐同进士出身，入翰林院，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，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、侍讲学士、文渊阁直阁事，后擢内阁学士，兼礼部侍郎衔，升礼部右侍郎、署兵部左侍郎。



吉林



【图-01】

曾国藩

曾国藩

曾国藩

曾国藩

曾国藩

曾国藩

曾国藩

曾国藩

曾国藩



1333619



曾国藩 演义

徐哲身 著

【第一卷】

曾国藩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原名子城，派名传豫，清湘乡其荷叶塘人。23岁取秀才，入县学；24岁入岳麓书院，中举人；道光十八年，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赐同进士出身，入翰林院，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，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、侍讲学士、文渊阁直阁事，后擢内阁学士，兼礼部侍郎，古侍郎，署兵部左侍郎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曾国藩演义/徐哲身著,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
1995. 1 (2006. 4 重印)

ISBN 7—80528—935—2

I. 曾... II. 徐... III. 讲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0434 号

曾国藩演义 (1—5 卷)

徐哲身 著

责任编辑: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原创在线

吉林文史出版社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1.75 印张 20 插页 589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

定价: 149.00 元

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

ISBN 7—80528—935—2

自序

自序

余自六龄就傅，即喜为诗，十二岁游泮后，始识“诗者持也”。兴观群怨，范围弗过，品汇事物，曲成弗遗。其大指达于《书》，通于《易》，可以从政，可以处变，可以发乎天地之情，可以舒乎山川之气；然能感觉上智，不能感觉下愚。若夫挽救浇风，医治薄俗，其维村姬牧竖，走卒贩夫，人人能读之通俗小说乎！余既有鉴于斯，乃废举业，而以稗官自任，以故两应乡试，皆未获售。

光绪戊申，纳粟末职，听鼓苏垣。名虽已入仕途，仍以我行我素为务。举凡胜朝掌故之学，清室治乱之源，远稽史籍，近谘舆论，征集较为翔实，有益世道人心之事，一一笔诸手冊。同僚揶揄，妻孥讪笑，咸置罔闻。积月而年，冊乃渐厚，私心窃喜，可展风愿。先是稟到之日，三吴人士，因余薄负虚名，乐与为友，旋即邀入白雪诗社，《养花轩诗钞》所成，知是时倡和之功焉。

某月日，偶题寒山寺壁云：“诗心此日何人会，独听寒山夜半钟。”见者目以为狂，独泉唐之陈子蝶仙，力排众议，颇觉许可，乃结文友。后余凡有诗文小说之作，辄向蝶仙请益。蝶仙亦语人曰：“徐某言情之笔，吾堪与敌；若写宦途人物，吾或逊彼一筹。”有人传述斯语，余益自勉。



曾国藩演义（第一卷）

不图言犹在耳，而岁月云迈，余与蝶仙，两髯皆皤，各具龙钟之象矣！惟蝶仙因有家庭工业社之设，久已脱离文字生涯。余虽依然故我，一事无成，犹幸久为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之古语所激励，只须一枝秃管尚存，斯志永久不懈。

去岁春天，以某老友之介绍，得识大众书局之樊剑刚君，遂有订撰曾左彭三杰传之约。本书宗旨，乃以曾左彭三氏之奇闻秘史为经，复以道咸同光四朝之循环治乱为纬。他书已载者，不厌加详；他书未载者，叙述尤尽。且先君子杏林方伯，亦于红羊一役，追随川督刘秉璋太夫子，先后凡三十年，非第目睹曾左彭三氏之一生颠末，即其他之中兴名臣，拨乱骁将，莫不共事多年。暇时庭训之余，常谈天宝故事，余既耳闻已熟，又与平时手册所记，一一吻合。余文虽陋，尚无面壁虚构之嫌。益以老友二人，代为详评细注，补余不足之处，尤匪浅鲜。纵多丑女簪花之诮，或少齐东野语之讥欤？书将出版，爰赘数言，即以为序。时在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三日。

剡谿徐哲身氏序于上海养花轩小说编辑社

ZENG GUO FAN YAN YI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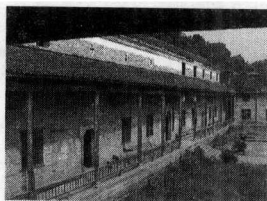
自 序 (1)

第一回 善士救奇灾全家入水 名臣得预兆只手擎天
..... (1)



星冈刚刚立起，就见长孙媳妇江氏，满面赤色的奔到他们面前，发急地说道：“全村突发蛟水，太公公，快快避到媳妇们的楼上再说！”江氏只说了这句，陡见一股洪水，早已澎湃地几声，犹同黄河决口般地涌进门来，霎时之间，平地水涨数尺。

第二回 嵌字联生离死别 落叶赋阴错阳差 (1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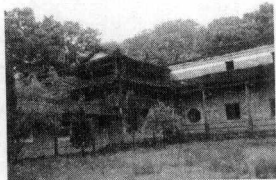


春燕不待国藩说完，把脸微红一红，即向国藩手内，将那一本诗稿抢回，顺手丢在妆台之上，又笑嘻嘻地拉了国藩，一同坐在床上道：“你的说话很对，这倒要怪我太性急了，只要我没别样风波，与你长能一起，还怕我不成一个女诗人么？”



曾国藩演义（第一卷）

第三回 分尸饮血神勇堪惊 斗角勾心圣衷可测 (2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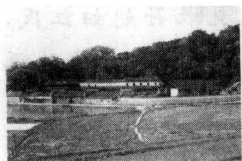


向老少一见姓鲍的婆娘，长得不错，一文不给，硬要霸占。姓鲍的和他争执，他就喝令打手，要想捆起姓鲍的来。这个姓鲍的原

是一位杀星转世，只一回手，就把那班打手，一连打倒几个。向老少大怒，自己奔去几脚就将姓鲍的婆娘，踢下一个小产娃娃。

第四回 风尘侠妓巨眼识才人 草泽英雄倾心结奇士

..... (31)



有一天，盛康去找林翼，尚未跨进大姑的卧室之门，就听得大姑的声音，在称赞林翼道：“胡大人，你这副对子，真够得

上写作俱佳两字。”又听得林翼呵呵一笑的答道：“瞧你不出，你还能够识得一点好歹，可惜现在国家没有女科之制，否则你也得受那迂腐欠通的考语呢。”

第五回 奸商逗鸦片幕府求情 战艇中鱼雷军门殉难

..... (41)



钱江听完，便与少农轻轻地咬上一阵耳朵。潘亮臣坐在一边，起初不好冒昧插话，此刻又见他们二人在咬耳朵，不知这位钱老夫子，究竟是否答应。正在惶急无奈的当口，又见朱少农已在答钱江的话道：“这么我就同了敝友

ZENG GUO FAN YAN YI

目 录

出去，恭候你的好音。”

第六回 胡以晃三拳死恶霸 洪宣娇一怒嫁情郎 (51)



二人比得难解难分之际，朝贵偶一不慎，竟将宣娇的膝盖砍上一剑。宣娇一时禁不起痛楚，顿时喊出声“哎唷”起来，朝贵吓得慌忙丢

去手上之剑，伏在地上，先用手揉，继用口吮，及至恶血吮出，宣娇方才止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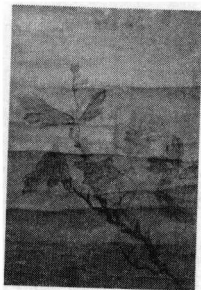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回 弄玄虚两蛇入穴 办团练双凤来朝 (61)



宣娇刚刚说到此地，忽见他的仁发哥哥，慌慌张张地由外奔入，对着秀全说道：“祸事到了，我们快快逃走。”秀全听了，略略踌

躇道：“他们几个，至今还不回转，不知所办之事，究竟如何，我们一走，又叫他们何处去找我们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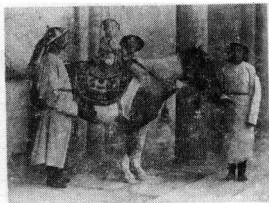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回 动热肠存心援要犯 出恶气亲手刚淫娃 (71)



这天晚上，洪秀全已经睡着，陡在梦中听得全城之中，突起一片喊杀之声，慌忙喊醒日纲，问他可曾听见？日纲侧耳一听，不禁大喜的说道：“这种声气，明明在厮杀的样子，难道姓韦的已经同着萧令亲等人，杀进城里来了么？”



第九回 洪秀全金田起义 谭绍洸铁岭鏖兵 (81)



只听得远远的几声炮响，跟着就见那座山坳之中，突然杀下一股敌兵。当头一员大将，还在喊着莫放三个狗官。白知府和马知县两个，

一见此地又有埋伏，大家一急，还当了得，又因白知府的官职较大，怕死的心理较浓，只好仰天大叫几声道：“我命休矣！我命休矣！”同时一阵心酸，泪下如雨起来。

第十回 越俎代谋本军看冷眼 开诚相见清将死愚忠

..... (91)



秀全一听云山忽然说出一个死字，又见他的额上，很有一层晦色，不知不觉的心里竟会一阵酸楚起来。刚待留下云山，另换一个人去的时候，又见一个飞探来报，说是省里的周抚台，因据回去的三个哭诉，

已令提督向荣，统率大兵，要来踏平金田。秀全听说，自然大吃一惊。

第十一回 云山尽节全州道 石氏求贤新旺村 (101)



秀全一见这种形状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慌忙迎了上去，急问甚么事故？又戴谁人孝服？朝贵不待秀全问完，一把紧握秀全的双手，更加跺脚狂哭起来。秀全一听这个恶信，顿时

目 录

大叫一声道：“天亡我也！”不料也字尚未出声，随即“砰”的一交，跌倒在地，晕了过去。

第十二回 大智若愚秀成遭藐视 从天而降钱氏运奇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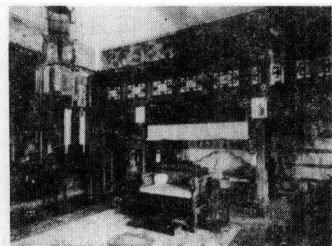
..... (111)



秀成瞧见有人围他，当初还当强盗，及至仔细一瞧，非但就是那两个恶鬼，而且还多出一位故人石达开起来。当下才知此火，就是他们三个宝货有意放的，不禁先对石达开恨恨地发话道：“天下断无一面奔来求贤，一面又在放火之理。那位满洲皇帝，遇见你这些革命种子，真正也是他的晦气。”

第十三回 有挟而求情同蛰伏 养痍成患误解狐言

..... (122)



石达开一见大喜，赶忙一马冲上前去，立即轻舒猿臂，已将那个赛尚阿擒过马来。正待令人捆起带回营去，不防斜刺里突然

冲出一队人马，当头一员戴着蓝顶花翎的少年清将，向他大声喝道：“敌将休伤我们大人，俺江忠源来也！”石达开一个惊吓，不觉把手一松，可惜业已擒到手中的一位钦差大臣，竟被江忠源夺了回去。



曾国藩演义 (第一卷)

第十四回 张国梁投诚初授职 江忠济贪功致亡身

..... (133)



张嘉祥不待向荣说完，马上朝向荣打上一个千道：“只要老师放心肯用沐恩，沐恩一定誓以死报。”向荣笑上一笑道：“这么且让本帅替你取过一个名字。”张嘉祥又打上一个千道：“这个更是老师的恩典。”向荣想上一想道，“你瞧国梁二字何如？”

第十五回 创营制分封举义人 练乡团始述更名事

..... (144)



张亮基得到这道旨意之后，心里自然非常高兴，连忙派了一位名叫栾璧城的候补道员，连夜去到湘乡县里，一则去向曾国藩道喜，二则恭迎上省，以便商酌兴办团练大事。谁知曾国藩一见了那个

栾璧城的名字，连连挡驾，不肯请见。

第十六回 曾国藩单求郭意诚 洪宣娇拟殉萧朝贵

..... (155)



大家正在惊疑之际，只见塔齐布早已一马奔来，飞身跳下，对着张胡曾三个，把他右腿一跪，左腿一屈的，献上一个贼将首级道：“这就是洪秀全妹婿、萧朝贵的首级，已被标下砍来。”

目 录

罗杨二人忙去接到手中一看，正是起先劈死王兴国的那个悍贼。

第十七回 睹耳语众将起疑团 掷头颅孤孀几丧命

..... (166)



曾国藩站在城上瞧得清楚，恐怕塔齐布寡不敌众，忙命旗牌飞速的调到罗泽南一军，出城接应，他自己也在后面督阵。不防那个洪宣娇的一双眼睛，也有塔齐布的一般尖法，一见曾国藩这人，已下城楼督阵，她急丢下塔齐布这边，一马捎到曾国藩面前，拼命扑去，要想趁此活擒到手。

第十八回 三月围城军粮恃腐草 一宵作法武器用鲜花

..... (177)



曾国藩一边想着，一边已经走近当门，再把在看书的那个朝奉，仔细一瞧，不觉大吃一惊起来，原来那个朝奉的一张脸蛋，非但生得天庭饱满，地角方圆，而且一种沉静之中，含着一股英发之气。曾国藩又在暗忖道，我平生看见人的品貌，不能算在少数，怎么一个仅充朝奉的人物，竟有这般奇相？



第十九回 贤邑令蓄心荐幕客 俏丫环有意作红娘

..... (188)



彭玉麟一边喝茶，一边把他眼睛去看四壁所挂字画，正在看得出神之际，已见那位方夫人同了两个标致丫环，捧着一大包画件出来。先命丫环把那一包画件，放在台上，就请他去观看。哪知彭玉麟不看犹可，这一看，竟会不及称赞，反把

他的眼睛，又去望着方夫人的脸上起来。

第一回 善士救奇灾全家人水 名臣得预兆只手擎天

第一回 善士救奇灾全家人水 名臣得预兆只手擎天



星冈刚刚立起，就见长孙媳妇江氏，满面赤色的奔到他们面前，发急地说道：“全村突发蛟水，太公公，快快避到媳妇们的楼上再说！”江氏只说了这句，陡见一股洪水，早已澎湃地几声，犹同黄河决口般地涌进门来，霎时之间，平地水涨数尺。

民元至今，仅不过二十个年头，为时何尝久远，不知现代的人们，怎么竟会对于有清一代的政治沿革，社会状态，俨同隔上几十世，过了几百年一般。就是我们这班小说家之中，也有几位记载清末一切的掌故，仿佛视为代远年湮，没甚典籍可考，往往略而不详。例如红羊一役，清室方面，也曾出过几个中兴功臣，太平天国方面，也曾有过几个革命种子。如此一件空前绝后的大案，理该有几部极名贵极翔实的作品，流行世上，好给后之读者，明了当



曾国藩演义（第一卷）

时的实在情形。岂知坊间此类书籍，虽如汗牛充栋，按其实际，大半都是各执成见，莫衷一是。甚有偏于太平天国方面的，动以满奴功狗等等字样，加诸中兴功臣头上。偏于清廷方面的，复以长毛发逆等等名词，加诸革命种子头上。其实好的未必全属甲方，歹的未必全属乙方，但在执笔之人根据真相，依事直书，即是一部有价值的野史。不才有鉴于此，敢以先世闻见所及，本身考据所得，即从红羊之事为始，清室逊位为终，既不抹杀双方之长，也不掩饰双方之短。他书已有记及的，不厌加详，他书尚未搜集的，不嫌其秘。事无巨细，一定和盘地托将出来。不敢就谓此胜于彼，只求生我后者，有部较为详尽的参考书籍可读，或不致再去堕入五里雾中，便是我辈做小说的天职。

论到清朝的中兴功臣，当然要推曾国藩曾文正公为首，因他除开平洪伟迹之外，还是一代的理学儒宗。当清兵入关的时候，有个名叫曾孟学其人，是由外籍迁入湖南湘乡县大界里中居住的，没有多久，旋又移居后来曾国藩诞生的那个白阳坪地方。这位曾孟学，就是曾国藩的七世祖。嗣后孟学生子，叫做元吉。元吉的仲子，叫做辅臣，辅臣之子，叫做竟希。竟希娶于彭氏，彭氏有子，叫做玉屏。玉屏别字星冈，娶于王氏，王氏生子三人。长名麟书，别字竹亭，娶同县江沛霖之女江氏为室。次名上台，早年夭折。三名骥云，娶于郭氏。嘉庆十五年庚午，曾国藩的高祖考辅臣，高祖妣某氏，曾祖妣彭氏，都已先后下世。独有曾祖竟希，年虽六十有九，尚极健旺。这年元旦，星冈率领全家，去替老父叩岁，磕头之后，又诚诚恳恳地禀说道：“我们虽是一份半耕半读的人家，只是父亲的春秋已高，务求就从今天的一岁之首为始，

第一回 善士救奇灾全家人水 名臣得预兆只手擎天

不必再去躬亲陇亩，这座门庭，应由我们这班儿孙支撑才对。”竟希听罢，暗忖儿子本懂医道，长孙已经进了秀才，人又能干，亲戚朋友里头，相打相骂，只要他去一讲，马上了结。次孙虽是老实一些，现在的家务，原是在他照管，他们既来劝我，总是一点孝心，似乎应该答应他们。竟希默想一过，便把他那脑壳，一连颤动几下，既不像点头，又不像打磕头，不过星冈等人是瞧惯的，早知道老人已允所请，大家很觉快活。

这样的一混数月，星冈的医生收入，倒极平常，竹亭出去替人讲事，管管闲账，反而优于乃父。原来前清有个陋习，大凡乡下土老，不论贫富，最怕见官，每村之中，总有几个结交胥吏，联络保正，专管闲账，从中渔利的人物。这等人物，俗名“地蛀虫”，一要人头熟悉，二要口齿伶俐，三要面貌和善，四要手段杀辣，五要腿脚勤健，六要强弱分清，七要衣裳整洁，八要写算来得，九要不惜小头，十要不肯白讲。竹亭既承此乏，自然未能免俗，因此他的谢礼越多，身体也就越忙，竟希星冈骥云三个，本是忠厚有余，才干不足的人物，只晓得竹亭在外，替人排难解纷，大有披发纓冠之风，借此得些事畜之资也不为过。星冈索性除了医务之外，每天只是陪同老父，在那藤廊之中承欢而笑。这天正是庚午年的端节，星冈侍奉老父午餐之后，因觉天气微燥，还是那座廊下，有株直由檐际挂到台阶石上，数百年的虬藤，可以蔽住阳光，便扶老父仍到那儿，一把瓦壶，两柄蒲扇，恍同羲皇上人一般，父子两个，闲话桑麻。竟希这天因为多喝了几杯酒，高谈阔论了一会，顺手拿起那把瓦壶送至嘴边，分开胡子一口气啜